

## 昇華愛情 慈悲以赴 — 蕭麗華（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愛情是人類千古以來最大的迷思，緣於愛，人們以是累世輪迴，千載相尋。生生世世，或作夫妻，或結眷屬，總是難逃此一生命最大的考驗。

古今詩人都在此愛結上低徊沉吟。唐代詩人元稹最是多情，曾因為思念妻女留下不少魂牽夢縈的文字。〈遣悲懷〉說：「同穴窅冥何所望，他生緣會更難期。」這是元稹妻子過世後，他終夜不寐，念及生不能同甘，死不能同穴，他生相會又不可知的憂懷。〈江陵三夢〉說：「平生每相夢，不省兩相知。況乃幽明隔，夢魂徒爾為。……依稀舊妝服，暗淡昔容儀。不道間生死，但言將別離。」與妻子的過往，點點滴滴的回憶，在幽明兩隔的世界，容儀依稀，誰知竟已是生死永別了。此生緣份有終點，情愛卻還未了結，就是這分情愛的執著，讓憶想穿透時空，痛苦的心魂不由自主地覓求來生相會的緣份。元稹在〈哭小女降真〉說：「浮生未到無生地，暫到人間又一生。」看來他也了解，人若未到「無生地」，來生還得來人間一償情緣。

這也就是元代元好問的疑惑：「問世間情是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許？」

在西方哲學和文化傳統中，愛是最重要的主題：希臘神話中的愛神，不管是現形為愛羅斯（Eros）或阿芙柔黛蒂（Aphrodite），都是一位權力很大的神祇，掌管宇宙的創生以及神與人之間的情愛關係。柏拉圖以其對話錄中的三篇文獻〈利西斯篇〉（Lysis）、〈費卓斯篇〉（Phaedrus）和〈饗宴篇〉（Symposium），為後世一切關於「愛」的哲學建立了討論的基礎。在柏拉圖師生的對話中，「愛」顯然包括許多意義與內涵，無論它指的是欲望、性愛或人與人之關係，都是一件無法逃避的生命現象。它涵蓋人性的神聖與罪惡，牽涉人類的肉體與靈魂。〈饗宴篇〉說：「以世俗方式去愛的人是卑微的——他愛的只是肉體而不是靈魂，他不持久，因為他愛的是無常之物……可是一個人愛的若是另一個好人的性格，這份愛則能持續終生，與永恆之物合一。」

事實上，柏拉圖師生的思惟，終只是理性範疇，其所謂永恆也只是「終生」而已。人的肉體固然無常，靈魂也不見得永恆；肉體形貌之愛是無常之物，靈魂之愛也是處於生滅之中，因此，不管是肉體之愛或靈魂之愛，與愛的歡愉相伴而來的痛苦，必是如影隨形。龔虹的詩，〈淚〉說：「那煙水雲霧的/山深處/愛和傷害/同一個泉脈」（《龔虹詩集》）。她的〈問愛〉詩也說：「自療還是自療？/火中的蓮花，向/水中的倒影試問。」（《愛結》）在顛倒的世界裏，凡夫是無法擺脫陷入愛情泥淖裏的痛苦，有時苦如烈火焚身，有時又取其暖意自療，真是火中的蓮花！

然而，人是不可能沒有感情的，「有情」眾生最大的考驗就是「情」字。李賀詩說：「衰蘭送客咸陽道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」天地都尚且不能永恆，何況是有限的人生與愛情呢！執著情感的人因此不願、不捨、不甘。感情是人在人間客居時，最可以帶給人溫暖，也最令人痛苦的一環。尤其是和所愛的人意愛相左或生離死別時，更令人衰颯腸斷。這是由於執著的緣故，執著就是苦。緣於「情」字的執著也最折磨人，人在感情正濃烈時，怎經得了無常的分離；又怎受得了意愛難通的苦悶。

《四十二章經》也說：「人因有愛欲而有憂慮，有憂慮就有可怕的事發生。」愛情之所以苦樂半參，原因有三：一是佔取；二是執著；三是因緣。男女相愛時，往往視對方為己有，強烈產生主宰對方的欲求，因此不能互相尊重，產生互相欲求的傷害，這正是十二因緣流轉的「愛→取→有」；再者，人在愛悅時會產生六根貪戀六塵的執著，《佛說漏分布經》：「比丘當知愛欲，亦當知愛欲從本有，亦當知從愛欲受殃。」愛欲何所本呢？就在心欲愛色，意隨之升起的貪戀上。偏偏世界無常，萬念遷流，變動的人生，一但有了貪戀執著，就會產生「求不得」之苦啊！至於因緣錯舛，不該愛的，不能愛的，都上了心頭，那種熱油添火，利劍舔血的煎熬，往往換來刻骨銘心的傷痕。

《楞嚴經》記載一段阿難與摩登伽女的情劫，為此，佛陀宣說神咒，敕文殊師利菩薩前去護救，並指點出愛欲是眾生相續，因緣流轉的原因：「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。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」又說：「一切眾生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、貪欲，故有輪迴。」佛陀對此生生不息的輪迴說得非常清楚：「同業相纏，合離成化」「異見成憎，同想成愛。流愛為種，納想為胎，交邁發生，吸引同業。」生命以相同的業相纏結，以愛為種，招感有情眾生受胎，衍生生命，因此，有情眾生，隨其所應，生生相續，結成累世因緣。由此可見，愛情生發的力量來自輪迴，耽溺愛情的結果也是輪迴。

輪迴雖然路苦，但這畢竟是生命必經的學習，愛情因此有其正面與積極的意義。

有的人以為，只要終生不起情念，不動感情，就再也不會為愛所苦。這恐怕是鴛鴦式的想法，因為愛情既然來自輪迴，便和生命息息相關，無論是否定它，或者是硬生生地把它切斷，都無法避免。依照佛法的因果律，人生要學習的課題，就算此時切斷，生生世世也一定會浮現。何況佛教雖然勸人學習著放下萬緣，不要執著感情，但並不是要人無情，因為人本來就是有情眾生，要是沒有了凡情，豈不成了聖人、佛菩薩嗎？

問題是，我們如何正視愛情，在此歷練成長？

聖嚴法師曾說：「慈悲融合了感情的成分在裡頭，是一種感情的昇華。」凡夫的愛

情是有條件、有要求的；如果能昇華為慈悲，則視眾生一體，產生的愛是無限量、無條件的。所以，一般人多半是在感情的泥淖裡面打滾，正視愛情的人，應能知道珍惜愛情，將感情昇華，慈悲以赴，也就能從有情變成覺有情，變成清淨無染的感情。

《高僧傳》記載了一則高僧在「辭榮棄愛」之後，如何處理情愛塵緣的故事。晉竺僧度俗名王晞，十六歲已超卓不凡，求婚於同郡楊氏女，名苕華。但尚未成婚，雙方父母就遭逢變故，王晞因此感悟無常，出家遊方。苕華小姐守喪三年後，苦苦追尋，希望履踐婚約。僧度回報五首詩，其中有一句說：「今世雖云樂，當奈後生何？罪福良由己，寧去己恤他」，意思是要把一己之樂轉為眾生之樂。苕華小姐因此被感化，成為虔誠護教的佛教徒。

《佛說那賴經》也記載一則佛陀的族姓子，棄妻出家，捨諸眷屬，他的妻子因此改嫁，這位梵子聞知後愁憂憤惱，時時憶想著與其婦相娛樂的種種，從此不樂淨修梵行。佛陀知道以後，為他宣說「塵勞之穢，樂少憂多，愛慾罪生，不可稱限」。唯有超越慾望，休息眾想，才可免除繫縛。佛陀說自己前生是一位那賴仙人時，曾度化一名為宮中彩女憂惱的國王，名教方跡，還留有一偈說：「大王當知此/設習愛欲事/恩愛轉增長/譬如飲鹹水」。鹹水如何能解渴？俗愛如何能為樂？一切法中誰能染愛？原來死生相續的人生中，情愛只如浮泡般虛幻，如陽焰般業惑，如聲響般繫屬於眾緣，如浮雲般飄亂離散。誰能真正擁有？只有借假修真，借變動得永恆，借有情成覺有情，才是大愛情。

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環境裡充斥著流行與媒體刺激，我們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的各種感官，受到的衝激越來越大，想在愛情中磨練自己也越來越不容易。《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》說：「菩薩摩訶薩住惡趣中，應發起三種之想：一者如母想，二者如妹想，三者親女想。」世間一切有情循環養育，眾生均曾為我父母，或於往昔曾為我父母，於今返生為夫婦。人只有廣大慈悲，才能珍惜這一段又一段愛的情緣。夏虹的詩，〈觀自在菩薩〉：「萬般難能/而成/菩薩/從愛結纏縛/迷幻的/現象界/從嘗受那/情的業網/苦的果報/從懺悔於/無益的身行/錯誤的判斷/而/轉彎/而成/菩薩」。

讓我們正視愛情，以慈悲為筏，航向那寧靜的心河。

《人生》雜誌 233 期